

八編經世類纂
(三)

新學
PDG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三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總論 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允懷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三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同苞有三蘂勞生萌蘖謂莫遂莫遠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復桀皆桀之黨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所遇者

又非韋顧昆吾之敵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百章曰捷彼殷武奮發荆楚眾冒入其阻

哀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皇矣夫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無然不

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如畔也援也無然散動也美也誕先登于岸也之極

密人密須氏姓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名國也共也之

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師以按也徂旅密師之以駕

周祐也以對也于天下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之設為上帝懷也明德文王

不大聲以也猶與色不長夏以革也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國同爾兄弟也以爾鉤

援也與爾臨也衝也以伐崇國墉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諧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三

者崇侯虎也西北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

八章口臨衝閑閑也崇墉言言也高大軌訊連連也

攸也醜也安安也是類也祭也是禡也祭也是致

至也是附也四方以無侮也臨衝弗弗也崇墉也乞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也通也駿也有聲也通

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即崇國地文王烝哉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于牧

野維予侯維與也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敷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

時純熙光也矣是用大介甲也我龍龍也受之蹻蹻

武王之造爲也載則也用有嗣實維爾公也允作也師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蹻蹻武也虎臣在泮獻誠所格者淑善也開訓也

也如皐陶在泮獻囚獲者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遇也

人編類集卷五兵曹郎

彼東南謂淮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言不揚也不揚言不告于訓也

也訟在泮獻力

其七章曰角其觶健也東矢五十其搜疾也戎車孔

博廣也徒御無斁競勸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達令也式固

爾猶也淮夷卒獲

臣按宋真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

不質其爲倍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

辭則是詩所謂獻猷獻囚獻功者未必有是事

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

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

夷之病鄭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

有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

歟臣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猷之禮皆在於學

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准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

春秋書鄭人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

始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人編類集卷五兵曹郎

胡安國曰文宣以來正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

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

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

不可去公室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

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

有十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

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

君之罪置君而去之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棄疾以是殺戎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歟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令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人編類纂卷本十三五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不微

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

宜乎隱十一年

桓公十一年闕廋口師克在和不在衆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食者謂在謀之又何問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人編類纂卷本十三六

不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蘇軾曰襄公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川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乎

桓子即荀欲還日無及於鄭而勦考民焉用之楚歸

而動謂動兵不後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衆

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

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

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故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潰當曰君

謂楚莊王蓋築武軍策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

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入編類纂卷六十五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武之戢兵二保大三

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爲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

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牖

戎有受服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盡擇楚以爲外懼乎十六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美名地使棄疾爲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謂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滅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

實殺子游在莊十年齊渠白賈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

出獻公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入編類纂卷六十五按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爲切要人

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

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

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威命矣

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

肱以至於指指毛脉大體掉小故變而不勤夫

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畜

彘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爲詳盡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國廬食不二味是不重席室不崇墼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飾在國天有雷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能勞死之不曠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大差次有亭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自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王集主目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八編類集 卷之五 兵
合烏曰武不可也文不可也匿也武無烈匿文不

昭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孫卿曰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

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

目而覆胸腹也許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

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

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

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謙在

八編類集 卷之五 兵
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兵者以武為植以

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

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抗強敵力攻守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

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怒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

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聲加情性之理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

兵之用而言兵之暇首律原兵戎之始而及秦

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宋紂二世之失而以孝

文犯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假兵息民緩和

遜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
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
爲策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
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
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
否之決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
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人編類集

卷本三

兵曹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
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以比追逐胥捕賊以令貢賦

施政令以

貢賦之事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
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
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戌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
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
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
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用其正卒一人合
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
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窘非
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憊此制一定遇征伐則起
之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趨田役遇盜賊則比
之使追捕遇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
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輪納每正卒之外皆有
餘丁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
之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人編類集

卷本三

兵曹

大司馬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還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兵書類

十二

敵重困農民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

薛氏

名其

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

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井之田八家閉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兵書類

十四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饗同旅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入與人相噶也家與家相噶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下垂晝

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也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觝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書

十五

相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官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殄究而掌於皋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卽漢南軍衛官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卽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十五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未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
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
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三 兵部 七

帥無握兵之重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
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
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
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
萬號長從宿衛明 曠騎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仁義亦
言其六
便

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
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為人所賤
百姓耻為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
戍卒以緡帛寄府庫盡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
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
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三 兵部 太

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為相又奏
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
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
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有天下
以生人
死何益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
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
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
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

烏合之衆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戎日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日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日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咸平以後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興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

入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

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十三衛以衛宮殿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

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軍伍之制也

入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

兵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軍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盡取以歸于京

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戍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

臣按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雖至今有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鷺多材力復彥健馬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整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為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為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

兵則

國勢自尊

卷五十五

主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參養之徒蓋有間矣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為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為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為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每隊分為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又合十隊為一都甲視軍衛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

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旣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一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

八編類纂卷六十四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官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

公準人有司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恤鮮哉

周禮天官官正掌王官之戒令糾禁以時四時比也

宮中之官府謂官府之大次所以舍所以之衆寡

爲之版以待夕擊柝以雨木爲而比之國有故則令

宿其比亦如之

人編類纂 卷六十四

臣按激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

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

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

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

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

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

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宮伯亦長也掌王宮之士衛上庶子國子之凡在版名者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才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

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

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勳衛蓋亦此意臣竊

以爲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

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識使之番上宿

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宮禁得肺腑之臣而勳戚

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八人胥八十八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軍旅會同亦如之舍止宿處則守王閤陸指王在國

則守王宮爲周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

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

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卽此

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

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軍旅則介甲冑而趨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

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猶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後曰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官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

人編類纂

卷本四

主

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即周官宮正官伯之職官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則領宮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

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

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

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誠能如

人編類纂

卷本四

中

周人以內宰小臣閹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矣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